

众人皆为师，真情注笔端

——高洪波《我文坛的师傅们》读后

□任启亮

高洪波送来新著《我文坛的师傅们》，在扉页赠言中他写道“书中有您不少熟人”。我打开目录，所写的都是文学界人物，包括一些老前辈、老领导和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等，于我算上“熟人”的并不多，但大多是我知晓和崇敬的文坛大家。作者或截取一段生活记忆，或记录一段共同经历，或通过几幅生动画面，讲述与这些人物交往的点点滴滴。不光有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，也有深度地观察和审视，并不乏与人物之间的心灵默契。

读这本书就像一个初夏的傍晚，坐在院子里梧桐树下，听洪波兄聊书中的那些人和事。他语气平缓，娓娓道来，笔调行云流水，感情真挚饱满。说到对走上文坛给予关心、鼓励和支持的文学前辈，满是感恩和怀念；对曾经一起共事、德高望重的文坛领导，他如数家珍，充满敬意；对那些性格鲜明、创作各具特色的文友，他敬重有加，多有肯定和赞美；对有些作家老友早逝，他又是那样的万般惋惜和痛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作者在与书中人物的接触与交往中，以平和谦恭之心，始终细心观察和贴近思考，择善而从，见贤思齐。他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，学习前辈的优良传统和风范，汲取精神营养和创作经验，无论在工作上，还是在做人 and 写作上，都坚持不断学习、完善自我。把书名定为《我文坛的师傅们》，正是作者谦虚、低调、好学的具体体现。

读罢全书，给我的第一个惊喜是，对一些作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认知。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对高洪波写到的一些人，我关注过他们的创作，读过他们的作品，也大致了解他们的创作风格、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。比如张贤亮，我读过他的《灵与肉》《绿化树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等作品，也知道一些他的曲折人生经历，欣赏他的创作风格。读了洪波兄的《张贤亮二三事》，才知道他“性格爽朗幽默，为人大方，喜欢开玩笑”“人缘特别好”，以及他的自信与自负。张贤亮不仅创作风格独树一帜，还成为作家中小有成就的企业家，这些都为我补了一堂生动的文学课。

还有天生乐观、幽默，说起自己的大病手术也能把人逗得开怀大笑的艾青；至情至性，敢于仗义执言的白描；“倔强认真”又“宽容谅解”，逻辑思维缜密、学术训练有素的曹文轩等。我见识到了作品背后的作家，也对他们的创作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感悟。

高洪波 1978 年从部队转业到《文艺报》当编辑，直至退休，一直没有离开创作系统，阅人无数，至今活跃

于文坛。他经历了多个岗位，与文坛领导和前辈从工作关系到创作互动都非常密切。《我文坛的师傅们》有大量篇幅讲述工作上的趣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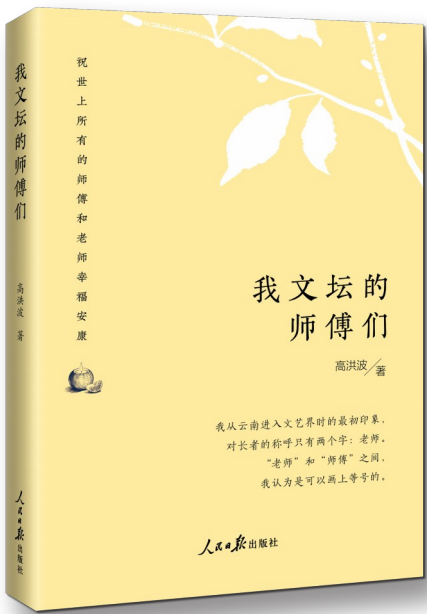
他清楚记得鲍昌对即将去基层调研的他给出的八点指示，思路清晰，针对性强，便于执行。称赞其有“巨大的行政领导才能”，并深情评价鲍昌“从著述苍生为己任，直至耗尽最后一滴血”。他回忆起 20 世纪 80 年代奉命去调查一位获奖作者的情况，盛赞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“果断处置、大胆决策与慎重考虑”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；在听张光年先生讲述写作《黄河大合唱》背景时，产生愿意“去追随、去寻觅、去冲锋陷阵的冲动”。高洪波曾在冯牧直接领导下工作，并尊称其为“老船长”。他钦佩老船长“辨航向，定目标，绕暗礁”的能力，更有幸得到他的“耳提面命”“教诲”“指点”，能够“近水楼台，得益匪浅”。说起谢永旺同对自己入职时的第一次谈话，推荐他去鲁院评论编辑班学习，开出阅读书单，支持采访计划等，都让他念念不忘，并称赞其是一位“具有开拓能力的组织者，一个宽容的长辈”。

作者写这些人物，不是简单的礼赞和致敬，而是深入观察，贴心体悟，通过具体可观、可感的生动实例，写出人物身上最光亮、最有价值、最为鲜明的优点和特质，展现人性的光辉和老一代作协人的特有风采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作者以真挚的情感和学生姿态，怀念这些老领导、老同事，突出他们对自己的引领和培育，以感恩之心，感念他们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、帮助和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我们知道，高洪波首先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作家，尤其在诗歌和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成就斐然。《我文坛的师傅们》有很多篇章写的是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，其中不乏家喻户晓的作家。作者写他们的创作成就和文学主张，写他们的生活故事和非凡经历，也写与他们的交流互动和深厚友谊，同样是饱含深情，同样是以学生的心态，以长者为师，以能者为师，以众人为师，不放过任何向他们学习、提升自我的机会。

他称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为老师，年轻时就开始学习研究金波的儿童文学创作，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时，他感觉“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颂词，也是晚辈对长辈的礼赞”。一段时间经常与金波和其他几位儿童文学作家聚到一起，“互相切磋，互相帮助，彼此之间形成一种难得的艺术气氛”。他回忆 55 年前与儿童文学泰斗陈伯吹

文学评论



《我文坛的师傅们》，高洪波著，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26 年 4 月

一起参加会议，聆听陈老讲话时“充满感激和崇拜”，至今珍藏着荣获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”的奖励信，把它视为“一位文学前辈的殷切期待”。

在记述与诗坛泰斗臧克家交往时，洪波兄引用了大段写于 1979 年的一则日记，记录臧老约他到家里谈诗的情景。毫不避讳老人家指出他诗歌创作中的缺陷和不足；以及臧老如何旁征博引，深刻论述诗歌创作与生活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，表达方式的朴素与含蓄、意境营造等，这让作者牢记数十年，是指导他诗歌创作意义重大的一课。同时，他深情写道“从克家身上我感到一种推人向前的朝气，一种好学不倦的锐气，这是此番谈话的重大收获”“一席教诲，已足够受用终生”。拳拳之心、殷殷之情，日月可鉴。

总之，《我文坛的师傅们》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既是一条多姿多彩的文坛人物画廊；也是高洪波情真义重、以友为师、谦虚好学品格的生动写照。

（作者系作家、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）

拓宽文学批评的阐释视野

——《精神的维度》读札

□冯树贤

徐兆寿既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作者，亦是深耕文学与影视领域的批评家和文化学者，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，在各类创作与研究赛道均产出可观成果。《精神的维度》是其当代综合性文艺评论集，汇集了他近 30 年来对当代文艺的思考，是一部优秀的当代文艺研究著作。

瞿秋白在《论中国文学革命》中鲜明地指出，文学要扎根民众，反对脱离现实、堆砌理论的书斋式批评。在他看来，批评要有战斗性、现实批判性，直面时代病症。文学的使命是回应时代生存，解决人的精神与现实困境，所以文学批评就要做“有效的批评”。鲁迅在《对于批评家的希望》中谈及：“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，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，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。”有效的文学批评，讲究就文析理，批评家脱离作品去硬性划定创作范式、指挥作家如何写作，本质是越俎代庖，超出了批评本身的职责范畴。当下的文学批评，在系统化、规范化的学术训练之下，愈发看重学术范式与理论体系的内在自洽，却在这一过程中慢慢丧失了对文学语言的细腻感知，也淡化了文学批评本应承担的、助推文学发展的核心价值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

文艺批评研究的路径日渐逼仄，沦为单向度的理论推演；脱离具体文学文本这一批评对象，批评便失去落地根基，沦为无效阐释。单纯就理论本身进行梳理与阐释，本无可厚非，这类研究意在深化对理论脉络的梳理与解读，可我们往往本末倒置，遗忘了阐释理论的初衷与根本意义。

徐兆寿在《精神的维度》中接续了瞿秋白“反空洞理论、反虚无文艺”的批评传统，避免了文学批评只谈技术、不谈精神的偏颇。在《文学批评应有的气质》《批评的错位》中，徐兆寿认为，“批评家本身也是一种独立的创作者”，但是学院规范绑架了评论，批评家们一味地堆砌注释，变成了照搬西方理论，写就的文章丢失了感性体悟；而批评家长期困于学术体制后，与作家、普通读者隔绝，批评彻底成了边缘化的角色。他主张继承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诗性批评传统，主张批评要有感性、精细、优美、真诚、深刻、开阔六大气质，以《文心雕龙》、傅雷、钱谷融的作品为范本，拒绝干巴巴理论罗列，这与瞿秋白反对晦涩精英文风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。

事实上，徐兆寿全书的核心追问是“文学何为”。在同名文章《文学何为》中，他以“文学如何存在”梳理了

中国文学自古至今的精神脉络，剖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的时代症结，进而再一次锚定文学是“人学”的根本定位，认为文学承载着生命本身的终极关怀和时代精神。他又在《论伟大文学的标准》一文中提出伟大文学七大标准，强调作品必须弘扬正义、怜悯、牺牲等人类正面价值，追求超我的精神启示。与此同时，徐兆寿也具备突出的理论开拓意识。为回应上述困境，他试图打通文学、影视、两性研究与哲学思辨的边界，拓宽文学批评的阐释视野，为当代文艺精神的重构提供思想参照。徐兆寿的理论根植于心性，其思想资源贯通中西古典哲学。他惯于从心性体悟、生命本体与伦理维度展开剖析，相对弱化物质经济、社会关系等现实制约要素，带有鲜明的知识分子思辨特质。

徐兆寿《精神的维度》饱含精神思辨，对于重塑文艺生态，推动文学更好地介入社会现实具有实践指导意义。他反复呼吁批评重返感性、重建文学精神，他所倡导的贯通文史哲视域，从历史、哲学、社会整体维度完整把握文艺的存在与价值，是当下十分值得继承发扬的批评传统。

（作者系兰州市作协副秘书长）

从“盈盈一水间”到“脉脉不得语”

——读散文《河南河北》

□胡松夏

《河南河北》（发表于《当代人》2026 年第 4 期）是青年女作家心盈最新推出的一篇乡土散文。文本以家乡的拒马河切入，先是沿着“河流”追忆自己早逝的母亲，回望自己的“河南”往事，之后将身处传统和现代的困惑与反思进行艺术叠加，从而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叙事文脉。作品语言质朴清新，情感真挚丰沛，作者借助独特的叙事结构和暗含哲理美学的意象，还原了一个连接历史与现实的“河南河北”，是一篇值得反复阅读的佳作。

作家心盈来自河北雄安新区，是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，近年来先后推出了《生长》《走近大儒孙奇逢》等多部文集。与其他作品相比，她的散文《河南河北》更具乡土特色，尤其是简洁语言的描述和舒缓情感的推进，让人仿佛置身于充满烟火气息的冀中乡野。

心盈的生父在她出生之前去世，母亲为了生活，将大儿子留给亲戚，带着小儿子和腹中的她从“河北”改嫁到了“河南”（雄安当地将拒马河的北面称“河北”，南面称“河南”）。不幸的是，在她 6 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母亲与河流一起沉淀为心盈内心深处的文学意象，她尝试用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对生活的点滴进行梳理，努力将温暖的亲情、无限的

怀念以及对生命深刻的洞察汇聚成鲜活的文字。

诚然，文学作品的外在书写与内在表现向都是多元的，如何巧妙展现出丰富艺术感染力最为重要。散文的创作既可以进行稳健的因循沿袭，更可以进行另辟蹊径的探索创新，心盈的《河南河北》属于后者。她没有拘泥于单一的创作技法，而是根据人物、环境和情感的需要灵活选择，大胆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的创作技法融入写作尝试。《河南河北》以小说的模式开篇，先是讲述母亲的不幸与坚强，记录家庭的解体与重组，描摹“我”的日常与感怀，继而对“河”进行艺术拓展和情感融合，最后汇聚成饱含深情的文字。无疑，这些都需要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对生活的细腻观察、深入思考。

在《河南河北》中，心盈没有为凸显自己母亲的伟大而进行刻意拔高，只是记录了生活中的平凡点滴，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，坚强、慈爱、伟岸的母亲形象逐渐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这样既有效避开了“情感旋涡”的干扰，也能使读者真切感受到客观描摹的语言魅力。在对“河”的艺术挖掘拓展中，心盈用文字勾勒出“母亲”的河、“我”的河以及“未来”的河，这是不同时空下的同一条河流——“拒马河”。拒马河滋养了祖祖辈辈的雄安儿女，母亲是其中的一员。于是，心盈借助象

征的手法将拒马河巧妙嵌入文本，通过丰富的联想与合理的撮取，将河水“丰盈”“干涸”“再丰盈”的对比形成承载文字的意象。同时，这些意象的组合与排列，也映衬出作者强大的内心，意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：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人生的苦难与不幸都是短暂的，只有成为生活的强者，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航向。

逝者如斯，从“盈盈一水间”到“脉脉不得语”，“河”一直是历史与现实的见证。只不过，母亲如今已不在，作者再也无法与其“脉脉”相语。伤感袭来之时，陪伴心盈的只有溢满亲情与乡情的“河南”“河北”，这些是隐藏在《河南河北》中的“酵母”，也是全文情感的重要支撑。

当下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传播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变，文学创作的方式与理念更是面临深刻的变革，但优秀的文学作品始终是提升读者审美体验和文学素养的“正餐”。作为生活在雄安新区的青年女作家，心盈具有火热的创作激情和扎实的文字功底，坚持用文字记录雄安大地上的日新月异，将“家”与“国”融入作品，努力为读者构建起一个融合现实与艺术的文学空间。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）

实事实是地说，诗人陈灿是孤独的。今天，他仍然坚守一种理想主义人格、一种激情的浪漫主义诗歌书写，这可能就注定了他的孤独。在当代中国诗坛，与他一样有过血与火经历的诗人委实很少，他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战友深情，也是普通诗人难以真正感同身受的。

然而，这正是陈灿诗歌的独特之处和可贵之处。他四十余年的诗歌创作历程，经历了一个从“短章”到“恢宏乐章”、从革命英雄主义叙事向吟咏伟大新时代的“时代赞歌”的嬗变。然而，他的“战士”底色，他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沉而执着的爱，他诗歌中的“忠诚叙事”，却始终如一。从诗集《士兵花名册》《怀抱受伤的时光》《抚摸远去的声音》，到《窗口》，再到新近出版的诗集《瞬间》，都印证了这一点。

陈灿的诗歌始终在倾诉。他有着炽盛的战士情怀、人民情怀、祖国情怀和诗歌情怀，在他儒雅、理智、稳健、冷静的外表下，包裹着一颗赤子之心。他“一手抚摸伤口，一手握笔写诗”，书写“可以拧出血来”的生命证词。他的这些从弹片与骨血中生长出来的文字、“战友的骨头在支撑着”的铁血诗行，为和平年代留下了珍贵的战争记忆。他的诗歌，以热血为锤、以忠诚为砧，锻打出一件件革命英雄主义的锋利剑戟和激昂浪漫主义的时代号角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战争诗学和时代诗学。

诗集《瞬间》是诗人四十余年诗歌创作的选粹，共分为八个小辑，按不同写作年代编排。若以作者从部队转业为时间节点来划分，我们可粗略地将这部诗集的书写内容简化为“军旅诗人”与“政治抒情诗人”这样前后两个不同阶段。前者风格“如出膛的子弹”，如匕首、“短小、迅速，直击灵魂”；后者风格似火炬，似号角，鼓舞人心，催人奋进。

对“瞬间”的纵深开掘。诗集中的“瞬间”，不是时间短暂轻盈的流逝，而是被炮火定格、被伤痛拉长的生命节点，是在短暂的爆破瞬间引爆的情感当量。这些诞生于生与死之中的诗歌，每一行都可能是《最后的情书》：“那些墨迹上布满弹孔/每个字都被硝烟仔細咀嚼过/标点发烫如刚出膛的子弹”；或者是这样的《瞬间》：“鲜花是瞬间的/掌声是瞬间的/生命是瞬间的。”

战争意象的日常化转喻。诗人善于将最残酷的战争物证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温润之物，这种转化不是美化，而是以诗意的想象完成对创伤的精神超越。譬如在《战争的钢铁》一诗中，诗人捡起一块弹片，“要把它打造成一把菜刀/让好钢用在厨房里”，甚至将剩余的边角“打磨成一把钥匙/打开故乡那扇久别的家门”。这种将战争工具改造为生活用具的想象，体现了诗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，也展现了诗人化刚为柔的语言能力。又如“我只能把弹壳种进花盆/等它们开出勿忘我”（《另一封遗书》）和“如果爱是文字和花朵/就必须先把那些矫情与伪饰——一删除/不应该用被弹片犁开的村庄/当作大地绽放的玫瑰”（《弹片与玫瑰》），在这些诗句中，弹壳与花朵、死亡与记忆，形成了奇异的共生关系。再如《一个士兵留下什么》一诗：“不应该埋怨一个死去的士兵/什么也没有留下”，诗歌以决绝的否定开始，随即以三个意象完成翻转：“阳光活着”“风还在动”“日子界碑一样站稳了脚跟”。“什么也没有留下”的士兵，恰恰留下了“阳光”和“风”。诗人始终保持着“战士”的视角，即使在和平年代，他也以“赶路”的姿态书写中国。

残缺身体的诗学书写。诗集《瞬间》书写的身体是不完整的，是被弹片、地雷、炮火摧毁过的。然而，残缺在诗集中不是衰败的象征，而是忠诚的印记与生命的证词。譬如《活着》一诗：“一个被弹片犁过胸口的人/走在阳光下就像一件晾晒着的旧军装”，身体与衣物的比喻翻转中，军装成为比肉体更持久的身份载体。又如《多大一阵风才能刮走这一行诗》中，更是将身体的伤痕直接等同于诗本身：“他身上那一道伤痕多像是一行诗”，医生缝合伤口如同诗人分行排列文字，身体由此成为最原初的诗歌。

诗歌《老兵》以身体的辨识老兵的方式令人过目不忘：“在光滑绵软的人群中/一个老兵与其他人/最明显的区别在于/他有一根骨头/一根倔强的脊梁骨。”这根“骨头”正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象征，是历经战火淬炼后依然挺立的忠诚之骨。诗歌《街边一位修鞋的老兵》：“战场上失去双脚”的老兵为他人修鞋时，“神情专注/好像是在修补自己多年前丢失在阵地上的那两只脚”。修补行为成为诗残老兵与自我和解的仪式，在日常劳作中获得了救赎。在诗歌《多大一阵风才能刮走这一行诗》中，诗人宣告“最后我以一棵树的形象站稳了脚跟”，而那“一道长长的疤痕”成为身份的标志：“他是一位战士诗人”。这“疤痕”既是战争的创伤，也是忠诚的勋章；既是身体的残缺，也是精神的完整。

跨越时间的对话与复调叙事。诗集《瞬间》充满了跨越时间的对话与生死对话。整部诗集犹如一场诗人与牺牲战友的漫长对话，譬如诗歌《轻轻喊你》，“只对着一堆泥土屈下双膝/只对着一块石头轻轻喊了一声/你的名字”，极简的呼喊背后是三十多年沉默的情感积蓄。又如诗歌《读遗书的妻子》以题记揭示“我当年给不识字的母亲留下这封遗书/就没有准备再活着回来”，而四十年后妻子读出这封遗书时，“将那些早已死去的文字重新读活”。再如诗歌《最后的情书》：“请把这封遗书折成一只鸽子吧——/我的灵魂就盘旋在它的翅膀上。”遗书这种介于生死之间的文体，天然就具有对话的性质。这种生者与亡者的对话，是复调叙事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瞬间》全集有着一种更宏大的复调叙事，即战争叙事与时代赞歌并誉齐驱。诗人从不回避战争的残酷，也从不容许对伟大新时代的热情拥抱和真诚赞美。诗集中晚近作品对新时代的书写，并非简单的政治抒情，而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情感自觉。譬如诗歌《航迹》，“从南湖到南海”的航迹，既是历史的也是个人的；又如诗歌《涨满热血的河流》，“一条河流发源于一湖水”的意象，既是对党史的追溯，也是对生命源头的回望。诗人始终保持着“士兵”的身份意识，即使脱下军装，他仍然用诗歌守卫记忆，用文字捍卫和平。在《代后记》中，诗人写道：“诗，是我灵魂的拐杖。”这“拐杖”支撑起的不仅是个体生命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战争叙事与新时代叙事，犹如双翼管，奏响在诗人倾心写下的诗行中。

作为美学底色的“忠诚”。“忠诚”是《瞬间》的核心主题，也是这部诗集的情感底色和美学底色。它既是对祖国的誓言，也是对战友的承诺；既是对逝者的怀念，也是对生者的责任。诗人告诉我们：忠诚的本质不是遗忘后的前行，而是记忆中的坚守。在诗歌《轻轻喊你》中，诗人“只对着一块石头轻轻喊了一声/你的名字”，这种克制的表达比任何号啕大哭都更具情感冲击力，因为它体现了军人深沉、内敛、却坚不可摧的忠诚特质。

《提起祖国》是诗人献给祖国的炽热诗篇：“提起祖国/我那山河般起伏的胸膛/就熊熊燃烧着三团火焰”“祖国，祖国就是身旁那绵延的边境线/就是我中弹倒下时/死死搂在怀中不愿松开的/半块活着的界碑。”诗人将无数士兵对界碑的珍视、对祖国的赤诚表达得淋漓尽致。简洁、有力，拒绝矫饰的语言风格，与诗人自己和战友们的气质高度统一。它揭示了诗歌最本质的力量在于让逝者在语言中永生，让瞬间在诗中成为永恒。这就是陈灿诗集《瞬间》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所在：他从战争内部，为和平时代的人们带回依然温暖的声音、依然疼痛的心跳，以及一行行用热血浇筑的诗句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会长）

《瞬间》：在「战争与和平」间浇筑诗句

□涂国文



《瞬间》，陈灿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25 年 11 月